絜齋家塾書鈔

八

十一年也古者國君即位則稱元年雖稟天子正朔而其國自有元年矣如春秋隱公自有隱公之元桓公自有桓公之元若使諸侯不得稱元年則春秋之作孔子自當以周之正朔為本矣何以書魯之年如注家之說以為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謂之十一年此却不然紂在上文王豈有自稱王之理此特武王即位之十一年爾如退以示弱之語亦不然是以

後世之心量度古聖人之心也其解一月戊午謂十
三年正月更與諸侯期而共討紂此却是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冡君越我
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
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孟津河側之地是時猶未渡河次篇則既渡河紂都
于河北渡河則逼近國都矣是時武王尚未為主故

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
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人之有此靈猶天之昭
昭之多地之一撮土之多水之一勺山之一拳石也
然須至於無窮處始得故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
擴而充之矣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
以保妻子有此萌櫱要必能充而盡之故人君之聰
明不可以不養也以堯舜之聖而猶兢兢業業堯舜
何為而兢業也所以養其聰明也以成湯之聖而不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弗敬上天此一句是紂萬病之根源人主居億兆之上其大於君者惟天而已莫大於天而猶不知敬焉

心又安得謂之有罪武王以為謂之有罪乎吾不知也謂之無罪乎吾不知也有罪無罪我皆不暇知我惟行吾志而已矣志者吾之本心也古人舉事皆先定其志其志一定順而行之罔敢越焉故武王伐紂舉此心以伐之也曷敢有越厥志惟湯武之征伐為然漢高帝以匹夫得天下猶庶幾焉魏晉而下欺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者反求其本心果若是乎湯武之征伐皆斷之以吾心若初心如此而所為則不然

是為越厥志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武王言吾今日之舉非茍然也吾之所以反覆籌度之者葢至矣既度其力又度其德又度其義三者皆勝而後可一不倫焉便不能成事今受雖有億萬人而人各有心我之三千人皆只一心其形雖衆其實甚寡則力與德勝矣力與德既勝又須當度其義理

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

覺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納之溝中伊尹王者之佐其自任者猶如此況於武王聖人以其身任天下之重百姓有過皆一人之責也今紂在上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民之為惡者蓋衆矣則今豈得而逃其責哉然則武王之伐紂也所以脫民於罪戾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武王何為而知天之滅紂以民心而知之也觀民心不歸商而歸周則天命之不歸商而歸周可知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欲觀三代用兵請看數句誅其君而弔其民此三代
用兵之法也所謂取彼凶殘特誅其爲惡之甚者爾
後世用兵無罪而死者何限非殲厥渠魁之義也
曷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嗚
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用兵天下至難之事也稍不戒謹便致敗辱豈可忽
哉所以寧懷非敵之憂不可無所畏憚一德一心者

蓋用兵須是心德之一乃可有一人心德之不一三軍之士便皆解體觀後世用兵以心德不一而致敗禍者則聖人必嚴於誓師其慮遠矣紂所以致敗只緣心德不一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可見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廵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

冢君諸侯也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天子六軍故六卿大國三軍故三卿次國二軍則二卿小國一軍則一卿爾亞謂亞於三卿者旅衆也此又亞者之旅也行軍之法即井田之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一卒一百人則有爲之長者就十長之中又擇一人爲千夫之長此即比閭族黨之法而推之爾泰誓上一篇兼告友邦冢君中下二篇只及西土至此則雖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小國之諸侯亦并誓焉盖陳于

昌以兩河底定武不可黷乃偃草尚文謂之銷兵既而强盜蜂起名慕烏合卒以取敗是皆膠於古人之陳言而不深知古人之意也武王之偃武修文非如蕭段輩盡銷而去之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邦甸侯衛而不及男采者舉上下以包其中也駿奔走執豆籩言其皆來助祭也所謂殷士膚敏祼將于

京是也焚柴告天望祭山川而大告武成猶所謂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是也既生魄四月十六日也上自庶邦冢君下及百工皆受周之命令前乎此猶商家之臣至是皆受周家之命令則為諸侯者皆為周家之諸侯為百工者皆為周家之百工矣至於此武功其尚有一毫之不成乎湯武之征伐不道誅其君弔其民蓋彼大無道天下之所不容人民之所不與故奉天命因人心從而伐之既誅其君矣吾之責

盡矣然後復歸于亳武王既
伐紂而歸于豐豈有一毫利其土地人民之心哉自
秦漢以後破人之國都便據而有之自立為天子湯
武之征伐曷嘗如此湯歸于亳而天下之心自不舍
湯武王歸于豐而天下之心自不舍武王今觀武王
歸豐之後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庶邦冢君暨百
工受命于周武王非有命令也非有期約也而天下
自翕然戴之以為君既是天下自歸吾然後不得已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
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
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
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三代之王皆積德而後興商自契而至成湯有天下
周自稷而至武王有天下其所積累皆非一日大抵
積累而興與匹夫崛起者不同自漢以後皆是崛起
者烏有所謂積累之素哉武王言此盖謂我周家之

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蓋當大王時天命固已有去商歸周之漸矣此所謂肇基王迹也王季勤勞於王家至文王而其功始成强大之邦非國勢强盛兵威振耀不足以致其服從故曰畏其力而德固在其中也小邦則不必說力故以懷其德言非謂待大邦則專以力而無事乎德也文王九十七乃終彼其受命而為諸侯當已五六十年而謂之九年何哉或者以為文王受命稱王九年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紂既在上

用未嘗偏廢焉後世人才難得皆此處錯了只求其正當而有才能者未必用或只取其才能而正當者又棄而不録皆失之矣五教即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是倫也人倫一日不明則與禽獸無異所以武王重之食與喪祭亦其所重者也民以食為命喪以謹終祭以追遠烏可不重大抵天下之所輕重視朝廷如何朝廷以為重則天下亦以為重朝廷以為輕則天下亦以為輕惇信者凡朝廷

政令之類皆欲其有信故須當厚之義是正當道理
凡事豈可不合道理吾能使之皆合道理顯然昭著
于天下民皆目擊心喻是之謂明有德者雖未必能
有功然朝廷倚以爲重故當尊崇之有功者則隨其
大小而報答之此皆是商政武王遵而勿易所以垂
衣拱手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大治也今觀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北須思量何故能如此觀垂拱而天下
治又須思量何故能如此此皆非後世所有之事後

世用兵帥其人民驅之鋒鏑之下皆是出于勉強安有敵國之人自倒戈以相攻者乎後世治天下者勞其筋骨役其心智猶日不給況能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乎然古人所以如此此亦非有他術只如釋箕子囚以下苟能行此則天下自然歸於治豈復勞餘力尊禮賢者散發財粟布于九服之内者皆賢諸侯列于百執事者皆有才有德而又重民五教與食喪祭信義則惇明之功德則崇報之天下雖欲不治得乎

乾隆御覽之寶

學者讀此可以觀武王之初政矣後世人主誠能力行此道天下亦何患不治堯舜之恭己正南面無為而天下治亦不過此理而已矣